

状态变化义素在汉语单语素动词中的词化模式

——一项基于可接受度判定实验的研究

刘金虹¹, 禩倩映²

(1. 惠州学院 外国语学院, 广东 惠州 516007; 2. 香港中文大学 教育学院, 香港)

摘要:采用了实证研究,让受试对用含单语素动词的完整体句描述零结果事件做出可接受度判定。通过观察动词中状态变化语义的编码力度,推测其词化模式。结果表明,汉语成人容易接受有状态变化趋向的活动情状和致使完结情状的未终结解读,而且未终结解读的可能性呈显著递减。另外,致使完结情状包含梯度和非梯度两类,两者在未终结解读上也呈现了递减趋向。结果证实,状态变化义素在不同类型动词中具有不同的词化模式,而此词化模式对未终结解读起到重大影响。

关键词:状态变化;致使;词化模式;未终结;完结情状

中图分类号:H0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7-0625(2023)01-0064-07

一、引言

Fillmore (1970)^[1]、Rappaport Hovav 和 Levin (1998)^[2]指出,英语中像 break (打破)、bend(弄弯)、shatter(弄碎)这类动词是状态变化动词(change of state verbs),表示施动发出该动作,作用于受事,使其从一种状态转变为另一种状态。“词化”指用词汇的形式对概念语义范畴进行编码和表达。不同语言对致使状态变化这一概念往往有不同的切分方式。如何将这一语义要素编码进一个动词有不同的选择,因而词化模式有所不同,是语义蕴含还是语义隐涵?或者只是语用意味?英语中这类动词是蕴含终结结果的致使完结情状(causative accomplishment verbs),如例(1)所示,“break”编码受事“窗户”产生状态变化结果“被敲碎”。

(1) Tom broke the window.

汉语常用动结式表述致使状态变化事件,但单语素动词也能表述致使状态变化(见例 2),并且也是人们日常会话中出现频率相当高的词,例如关、开、杀、除、撕、救等。

(2) 妈妈关了那扇门。

(3) 他开了两扇门,但是都没开开^[3]。

除了终结事件,这类汉语单语素动词还可以描述未终结事件(见例 3),所以语言学界对其状态变化义素的词化模式存在着争议,有的研究认为汉语中不存在具有终结性的单语素动词,它们只是活动情状动词,状态变化不是其语义构成,而是概念上的关联和语用上的趋势(见 Tai, Chou^[4]),有的研究认为汉语存在着终结性的单语素动词,但状态变化是语义隐涵(lexical implicature),非语义蕴含(lexical entailment),在一定的语境中可以去除,从而产生未终结解读(见 Chief 2008^[5]、Chen 2018^[6])。

状态变化义素在汉语单语素动词中的词化模式是近年来语义领域的热门话题,前人研究主要从理论层面进行探讨,通过实验来厘清词化模式的探讨却屈指可数。另外,类别划分尚未达成共识,存在着较多争议。本文首先对汉语表述致使状态变化的单语素动词进行分类,再进行可接受度判定实验,旨在为汉语状态变化义素的词化模式提供系统的梳理。

收稿日期:2022-08-20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汉语致使动词生成‘非终结完成义’的条件:句法语义界面的研究”(项目编号:20YJC740031)

作者简介:刘金虹(1981—),女,广东惠州人,讲师,博士。研究方向:句法学、语义学和语言习得。

二、状态变化单语素动词的分类

(一) 终结性、完整体形式与终结解读

Vendler(1957)从终结性、持续性和动态性三种词汇体特征出发,把英语动词/动词短语分为四类:状态情状,活动情状,完结情状和达成情状。动词的终结性(telicity)指表述的情状具有内在的自然终结点^[7]。活动情状没有终结性,而完结情状则具有终结性。致使类完结情状描述施事作用于受事,使之产生状态变化,在宾语是个定量的情况下,动词属性决定着自然终结点。例如,“杀”的终结点是“被杀死”,“烧”的终结点是“被烧毁”。

词汇体定义谓语的事件类型,而语法体则用参照时间来定位事件。Comrie(1976)^[8]、Smith(1991)^[9]等学者解释,语法体指在时间轴上从不同角度去观察情状,由事件发生时间和参照时间的关系决定,包括非完整体(imperfective aspect)与完整体(perfective aspect)两类。完整体从外部观察情状,把它作为一个整体(包括起点与终点)描述,而且事件不再继续,事件时间被包含在参照时间之内。英语中动词的ed过去式是一种完整体形式,而汉语的动后“了、过”是完整体标记词。终结性动词与“了”连用默认终结解读,即事件完结(culminate),达到自然终结点。

汉语的致使完结情状因为具有终结性,其完整体句可以与“……内”框时量短语连用。

(4)他用一截铁丝在十秒钟内开了那把锁。

(5)机械连在一个季度内杀了九口猪、四头羊。

(《福建日报》1960年7月28日)

而汉语的纯活动情状因缺乏终结性,其完整体句无法与“……内”框时量短语连用,见病句(6)和(7)。

(6)*^①我十分钟内拍了球。

(7)*我十分钟内摸了那扇门。

(二) 终结解读与类别划分

汉语中有一些单语素动词,如洗(那件衣服)、吹(那根蜡烛)、擦(那张椅子)等,是活动情状,具有单事件语义结构,即只有施事行为语义算子:[x ACT < Manner >] (Rappaport Hovav, Levin^{[2]108}),但具有终结语义倾向。句(8)趋向衣服干净了,而句(9)有结果意味:蜡烛熄灭了。Martin et al (2020)^[10]把这类动词定义为结果趋向的活动情状动词(Result-State oriented activity verbs)。

(8)妈妈给我洗了那件衣服。(衣服干净了)

(9)许愿后,小红一口气吹了六根蜡烛。(蜡烛熄灭了)

而致使完结情状(如“关、开、杀、摘”)具有双事件语义结构:[x ACT < Manner >] CAUSE [BECOME [y <STATE>]],施事的行为ACT和受事的状态变化BECOME通过致使算子CAUSE连接,施事行为导致受事状态变化,编码了状态变化终结点。

致使完结情状可细分为梯度与非梯度两类。基于Chief^{[5]50}、刘金虹和黄瑞芳^[11]的研究,动词表述的受事状态变化对应着一个相关联的抽象标尺,例如,“张三杀那只鸡”存在着一个与那只鸡的生命度相关联的抽象标尺,最后的终结点对应着“死亡”状态。梯度与非梯度动词的区别在于受事的状态变化在标尺上标度的数量。梯度动词表述的变化有至少三个标度:零标度、最大标度以及一些中间标度,随着事件的发展,产生不同程度的改变。例如,“解(蝴蝶结)”有解了1/3、解了1/2和全解开等几个标度。而非梯度类表述的变化在标尺上只有两个标度(零标度和最大标度)。例如,“杀(那只鸡)”只有没杀死和杀死两个标度。梯度与非梯度类可以通过能否与部分量词连用以及完整体句是否可表未终结事件进行划分,见(10a)对比(10b),以及(11a)对比(11b)。

(10)a. 那个蝴蝶结,小红解了一半。梯度

b. *那只鸡,张三杀了一半。非梯度

(11)a. 小丑关了那扇门,但是没关上。梯度

b. 张三杀了那只鸡,但是没杀死。^②非梯度

所以汉语中可表述致使状态变化事件的单语素动词有三类:结果趋向活动情状、梯度完结情状和非梯度完结情状。那么如何确定动词的种类呢?基于Martin et al. (2020)^{[10]4-5}的研究,我们采用表1的判定方法。

首先,可以用框时量短语把结果趋向活动情状与纯活动情状加以区分。与纯活动情状不一样,结果趋

① 本文用符号*表示该句不符合语法规范,符号#表示该分句与前一分句产生矛盾。

② 此未终结解读存在着个体差异,Tai^[12]给出的例句“张三杀了李四两次,李四都没死”中“杀”需要与“n次”连用才能产生未终结解读,而Chief^{[5]60}给出的例句则不需要。本文采取Tai(1984)的语感。

向活动情状因为意味终结,能与框时量短语连用。另外,结果趋向活动情状可以与修饰状态变化程度的分量词“一半”连用,但是纯活动情状却不可以,见例(12)对比例(13)。

(12) 那件衣服我才洗了一半。

(13) * 我跑步才跑了一半。

需要注意的是,结果趋向活动情状的语义结构中并没有状态变化这一语义算子,所以与“差点儿”连用,只有行为算子被修饰,产生事件没触发解读,见

(14)。而致使完结情状是双事件语义结构,与“差点儿”连用,其行为算子和状态变化算子都可被修饰,所以有两种解读,见(15)。

(14) 妈妈差点儿洗了那件衣服。

事件没触发:妈妈没发出“洗那件衣服”的动作

(15) 海盗差点儿关了那扇门。

事件没触发:海盗没发出“关那扇门”的动作

程度没达到:海盗发出“关那扇门”的动作,只是没有达到“关紧”的程度

表 1 对单语素动词的分类和测试方法

	纯活动情状	隐涵结果的单语素动词		
		结果趋向单事件的 活动情状	双事件致使完结情状	
			梯度	非梯度
	拍、捧、笑、哭、拉、 跑、打、跳、唱、喝、 踢、推、摸、碰…	洗、吹、擦、煮、剪、	烧、撕、埋、关、染、 折、解、修、扭、毁、 清、擦、卷、削、掀、 绞…	杀、除、救、摘
与框时量短语连用	×	√	√	√
与分量词连用	×	√	√	×
与“差点儿”连用	没触发	没触发	没触发/没达到	没触发/没达到
完整体否定结果	√	√	√	×
不及物用法+否定结果	NA	√	×	×

要区分结果趋向活动情状与致使完结情状,还可以采用不及物用法。例句(16)中的“关”是致使完结情状,包含了终结语义,它的不及物用法“门关了”不能产生未终结解读。而(17)中“洗”是活动情状,它的不及物用法可产生未终结解读。

(16) 那扇门关了, # 但是没关上。

(17) 那件衣服洗了, 但是没洗干净。

以上证明了汉语表述致使状态变化的单语素动词有结果趋向活动情状、梯度致使完结情状和非梯度致使完结情状这三类。

三、实验设计

(一) 前人的实验借鉴

目前鲜有研究通过实验观察动词中状态变化义素的词化模式。Chen(2018)^{[6]136-161}进行了两个实验,观察结果趋向活动情状和完结情状这两类单语素动词中的状态变化语义要素。实验一是可接受度调查,观察汉语成人是否接受用完整体句表述未终结事件,测试句如(18)所示。结果证明,完结情状与活动

情状两类动词区分明显。完结情状测试句的接受性偏低,介于“不确定”与“不接受”之间。而活动情状的接受度很高,接受均值介于“接受”与“完全接受”之间。

(18) 张三关了门, 可是门还开着。

Chen 的实验二是显著解读选择,测试句如(19)所示,受试选出测试句描述事件的最可能结果。结果表明,对活动情状动词,受试更倾向于选择 b,即有可能产生终结结果,较少选择 a,而对于完结情状,受试更倾向于选择绝对终结结果 a。

(19) 张三杀了一只鸡。

a. 鸡死了。

b. 鸡可能死了, 也可能没死。

c. 鸡没死。

Liu(2018)^[13]进行了三个真值判断实验,受试对用测试句描述视频中的场景进行判断,接受回答“是”,不接受则回答“否”。实验一测试的是含单语素致使完结情状的完整体句。而实验二测试的是动结

式。实验三测试句的谓词是实验一的8个单语素动词与“好几次”连用。结果表明,实验一中关于零结果事件,对人作主语的测试句成人只给出38%的接受率,实验二中成人完全拒绝动结式的未终结解读。而在实验三中,有“好几次”连用,成人给出高达82.3%的接受率。

Chen和Liu的实验证实了汉语成人可以接受单语素完结情状完整体句的未终结解读,Liu的第三个实验中当有动量词连用,接受率几乎为百分之百,因此猜想状态变化是一种隐涵语义。另外,Chen证明了两类情状允许未终结解读的差别,但是Chen测试的动词并不都是含状态变化义素的动词,而且目前尚无实验把“梯度性”作为实验变量加入实验测试中,区分梯度与非梯度两类动词中状态变化义素的编码方式。

(二)实验目的

本研究采用可接受度判定方法,观察汉语成人如何解读单语素动词中的状态变化义素,从而确定其编码力度和词化模式,实验问题如下:

(1)结果趋向活动情状、梯度完结情状、非梯度完结情状这三类具有状态变化义素动词的完整体句是否允许未终结解读?



图1 “摘苹果”的事件

测试句由两个分句构成,前半句是含测试动词的完整体句,后半句否定预期终结结果。受试做出选择,表明是否接受用其描述未终结事件。测试动词包含3个活动情状(洗、锤、修)、3个梯度完结情状(通、解、关)和3个非梯度完结情状(摘、救、除)。这三类动词是根据表1测试方法进行的精确分类。以下4个测试句(海盗关了那扇门,但是没关上。小丑锤了那个碟子,但是没锤碎。小英除了那只蟑螂,但是没除掉。小明洗了那件衣服,但是没洗干净。),测试动词随机分布,同一类别的三个动词并无连续出现。

(五)实验步骤

受试通过问卷星线上平台完成调查问卷,问卷包括两大部分:第一部分是关于受试者背景情况的调

(2)结果趋向活动情状与致使完结情状中状态变化义素的词化模式是否有区别?

(3)梯度与非梯度致使动词中状态变化义素的词化模式是否有区别?

(三)实验受试

参与实验的是62名母语为汉语的成年人,最后采纳的有效问卷是60份,其中男性25人,女性35人,年龄从19岁到45岁不等,平均年龄为33岁,来自中国南部、中部和北部,都接受过或者正在接受高等教育。

(四)实验材料

调查问卷包含了18题,每题包含了事件图片,对应图片的描述以及要判定的句子。这18题提问的句子包括9个测试句和9个干扰问题(filler questions)。为了避免受试猜中实验目的影响回答,实验穿插了9个干扰问题。

(20)橙宝摘了那个苹果,但是没摘下来。

例如:关于“摘苹果”事件,问卷在展示四张情景先后图(如图1所示)后,附加描述如下:“橙宝看到树上有一个红苹果,馋得不行,他用尽各种办法去摘,跳起来去够、用石头砸,但是最后还是失败了”。然后受试需要对问卷中标红的测试句(20)做出可接受度判定。

查,包括年龄段、性别、成长地、受教育程度等问题;第二部分18道可接受度判定的题目。问卷开头的导入语表明:“下面有18个句子需要进行可接受度判定。请您根据图片和描述,判断用红色画线部分句子描述该事件是否正确,选择倾向的接受程度:1为完全接受,2为基本接受,3为不确定,4为基本不接受,5为完全不接受”。

(六)实验结果

每一个测试句的可接受度评分都进行了记录分析。一共获得540个回答(60位受试*9个测试句)。表2呈现各个动词测试句的接受情况,包括等级分布、均值和标准差。结果趋向活动情状获得的接受评分基本都是1(完全接受)和2(基本接受),属于“接

受”程度的回答(即回答 1 或 2)的百分比分别为:“修”100%、“锤”96.7%、“洗”90%,接近全部接受。而接受均值情况为:修($M=1.3, SD=0.462$)、锤($M=1.33, SD=0.542$)和洗($M=1.53, SD=0.873$),标准差都很小,说明受试基本都接受用含结果趋向活动情状的完整体句表述未终结事件。

含梯度致使完结情状“通、解、关”的测试句接受均值分别为 2.27、2.92 和 3.02,获得的接受评分趋向于 2(基本接受)和 3(不确定),其接受程度比活动情状低,但也属于可接受范围。属于“接受”程度回答(即回答 1 或 2)的百分比分别为:“通”72%、“解”48.3%、“关”50%。

表 2 单语素动词所在测试句的接受情况

动词	等级回答次数					总数	接受度均值	标准差
	1	2	3	4	5			
活动情状								
修	42	18	0	0	0	60	1.30	0.462
锤	42	16	2	0	0	60	1.33	0.542
洗	38	16	2	2	1	60	1.53	0.873
梯度致使动词								
通	20	23	2	11	4	60	2.27	1.287
解	9	20	6	17	19	60	2.92	1.331
关	6	24	5	13	12	60	3.02	1.359
非梯度致使动词								
救	7	14	3	17	19	60	3.45	1.443
除	6	12	5	21	16	60	3.48	1.346
摘	8	16	4	20	12	60	3.2	1.388

最后,非梯度致使动词“救、除、摘”的接受均值分别为 3.45、3.48 和 3.2,接受度趋向于 3(不确定)和 4(基本不接受)。属于接受程度回答的百分比分别为:“救”35%、“除”30%、“摘”40%,比梯度类动词要低。

表 3 三大类单语素动词接受度的描述性数据

	总数	均值	标准差
活动情状(修、锤、洗)	60	1.39	0.50
梯度致使动词(通、解、关)	60	2.73	1.03
非梯度致使动词(救、除、摘)	60	3.38	1.11

我们对三类动词测试句的可接受度判定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观察两两之间是否存在显著差异。结果表明:(1)结果趋向活动情状与梯度致使完结情状在未终结解读可接受度评分上存在显著差异, $F=82.90, P<0.001$;(2)梯度与非梯度致使完结情状在未终结解读的可接受度评分上亦存在显著差异 $F=10.90, P=0.001$ 。

由此可见,三类单语素动词的未终结解读有着显著的差异。当句中谓语是结果趋向活动情状,受试几乎完全接受其未终结解读,而当谓语是梯度致使情状动词,受试对其未终结解读的接受性明显降低,但是

也有一定的接受性。最后,当完整体句中的谓语是非梯度致使动词,受试对其未终结解读的接受性更是降低。

四、讨论

实验结果展现了汉语成人对单语素动词完整体句未终结解读的接受性,反映了动词中状态变化这个终结义素的编码力度,可由此推测其词化模式。

(一)状态变化义素非语义蕴含

首先,三类单语素动词测试句可接受度评分均值分别为 1.39(完全接受)、2.73(基本接受)和 3.38(不确定),9 个测试动词获得的属于“接受”范围评分的百分比介于 30%与 100%之间,证实了汉语成人允许用结果趋向活动情状和梯度致使完结情状的完整体句描述未终结事件,这与 Chen 和 Liu 的实验发现一致,说明这两类单语素动词中状态变化义素并不像英、德、法等大多数语言中那样是一种绝对镶嵌的语义蕴含。

从与“差点儿”连用以及不及物用法的测试可以推测,结果趋向活动情状中的状态变化义素不是语义结构中的语义算子,不是一种语义蕴含,而是一种语用推测,所以状态变化含义应该容易去除。我们的实

验结果正好验证这一词化模式,对表述未终结事件,3个此类动词测试句的接受率几乎是100%,均值是完全接受范围。

而关于完结情状中的状态变化义素,通过前文展示的与“差点儿”连用以及不及物用法可以看出,它应该是动词语义结构中的语义算子。从实验结果可以看出,状态变化不会两类完结情状中的蕴含的语义算子,而应该是一种语义隐涵,在合适的语境中可以去掉。我们测试结果中梯度完结情状的接受均值为2.73,属于基本接受范围,三个动词的接受率(72%、48.3%、50%)也很高,说明大多数汉语成人是接受其未终结解读的。而非梯度致使完结情状的接受均值3.38虽然属于“不确定”水平,但回答属于“接受”范围的百分比也不小:“救”35%、“除”30%、“摘”40%。

而且与蕴含状态变化终结义素的动结式不一样,汉语单语素完结情状连用动量词“n次”、时间段短语、进行体标记词“在”,也能去除状态变化的终结义,产生未终结解读,见例(21)-(23)中a与b的对比。可见,非梯度完结情状的状态变化义素编码力度不如动结式的强大,还没有达到绝对蕴含的程度。

(21)a. *张三杀死了那头猪三次,猪还没死。

b. 张三杀了那头猪三次,猪还没死。

(22)a. *张三杀死了那头猪一个小时,猪还没死。

b. 张三杀了那头猪一个小时,猪还没死。

(23)a. *张三在杀死那头猪,猪还没死。

b. 张三在杀那头猪,猪还没死。

(二) 编码力度的递增

本研究证明了结果趋向活动情状最容易被用来描述未终结事件,而隐涵终结义的汉语单语素致使完结情状次之,给Chen的实验结果有力的支撑,但按照Fillmore^{[1]17}、Rappaport Hovav和Levin^{[2]108}的定义,Chen实验中“看(电影)、到(北京)”等并不是使受事产生状态变化的致使状态变化动词,而本实验测试的两类动词按照表1测试方法进行了分类,类别划分更为精准,从而有力证实状态变化这个终结义素编码进动词的力度呈递增顺序:结果趋向活动情状小于单语素致使完结情状。

本研究还验证了具有梯度性的致使动词“通、解、

关”比非梯度致使动词“救、除、摘”更容易产生未终结解读。梯度动词的可接受度均值为2.7,而非梯度动词的可接受度均值为3.4(2为基本接受,3为不确定,4为基本不接受)。单因素方差检测结果也表明了区别明显,未终结解读的接受性降低,可见非梯度致使完结情状中状态变化义素的编码力度更大:梯度致使完结情状小于非梯度致使完结情状。但是要注意,梯度接受均值2.7对比非梯度的3.4,差距不是特别大,都接近3“不确定”,这与猜想中动词梯度性对未终结解读有显著影响(梯度致使完结情状的光杆结构有未终结解读,而非梯度没有)的猜想有一定的出入。3个非梯度致使动词可接受度判定的标准差都在1.4左右,说明存在着个体差异。张小倩^[14]曾指出,否定终结结果的后半句起到体压制作用,而体压制解读的获得依赖语境,个体差异也起作用。所以可以推测出非梯度致使完结情状的状态变化义素编码力度较大,否定终结结果后半句是否能够压制原来的终结解读,母语者产生不同判断。

五、结语

基于句法测试和实验结果,本研究归纳状态变化义素在汉语三类单语素动词中的不同词化模式,分别为语用隐涵、梯度性语义隐涵和非梯度性语义隐涵,其编码牢固性明显递增:结果义趋向的活动情状小于梯度致使完结情状小于非梯度致使完结情状。虽然本实验受试的个体差异也需考虑在内,但实验结果呈现了大多数的倾向,给长期以来困惑语言学界的汉语终结性动词的未终结解读一定启示,对备受争议的单语素动词中状态变化义素的词化模式作出系统分类:状态变化只是活动情状的一种语用趋向,却是致使完结情状中的隐涵语义算子。另外,本研究首次通过实验验证动词梯度性对状态变化义素词化模式的影响,虽然都是语义结构中的隐涵语义算子,但在非梯度类中状态变化义素的编码力度更大。

后续研究可以在提问测试句之前,先对动词与部分副词连用进行可接受度判定,引起受试关注其梯度/非梯度结构。另外,本文对汉语动词的测试也可推广到跨语言研究中,推测状态变化义素的普遍词化模式。

参考文献:

- [1] FILLMORE C. The Grammar of Hitting and Breaking[C]//In: JACOBS R. , P. ROSENBAUM (Eds.), Readings in English Transformational Grammar. Washington, DC: Georgetown University Press, 1970: 17-20.
- [2] RAPPAPORT HOVAV M. , LEVIN B. Building Verb Meanings [C]//In: BUTT M. , GEUDER W. (Eds.), The Projection of Arguments. Stanford, CA: CSLI Publications, 1998: 108-109.
- [3] 张梦杰, 林允清. 现代汉语非终结完成情状研究[J]. 现代外语, 2019(5): 586.
- [4] TAI H Y. , CHOU J. On the Equivalent of ‘Kill’ in Mandarin Chinese[J]. Journal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Teachers Association, 1975(2): 48-52.
- [5] CHIEF L C. Scalarity and Incomplete Event Descriptions in Mandarin Chinese[D].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New York, 2008: 50.
- [6] CHEN J D. “He Killed a Chicken, but It Didn’t Die”: An Empirical Study of the Lexicalization of State Change in Mandarin Monomorphemic Verbs[J]. Chinese Language and Discourse, 2018 (2): 136-161.
- [7] VENDLER Z. Verbs and Times[J]. Philosophical Review, 1957 (2): 100.
- [8] COMRIE B. Aspect: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Verbal Aspect and Related Problems[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6: 3.
- [9] SMITH C. The Parameter of Aspect[M]. Dordrecht: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1991: 66-67.
- [10] MARTIN F. , et al. On the Zero-change Construal of Causative Simple Verbs in Mandarin Chinese[C]//Proceedings of Triple A7. Tübingen University Press, 2020: 1.
- [11] 刘金虹, 黄瑞芳. 汉语梯度与非梯度致使动词的“非完结解读”[J]. 语言与翻译, 2021(1): 21.
- [12] TAI H Y. Verbs and Times in Chinese: Vendler’s Four Categories[C]//In: TESTEN D. , et al. (Eds.), Papers from the Parasession on Lexical Semantics. Chicago Linguistic Society, 1984: 291.
- [13] LIU J H. (Non)-Culminating Causative Accomplishments in Mandarin: Experimental Evidence[D]. Université de Nantes, 2018: 168-237.
- [14] 张小倩. 汉语完结情状的未终结义[J]. 当代语言学, 2022(2): 215.

Lexicalization Patterns of State Change Meaning in Mandarin Monomorphemic Verbs:

An Empirical Study Based on Acceptability Judgments

LIU Jinhong¹, XUAN Qianying²

(1.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Huizhou University, Huizhou Guangdong 516007, China;

2. School of Education,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Hongkong, China)

Abstract: This empirical study, based on the result of an online questionnaire, examines Mandarin adults’ knowledge of the encoding pattern of state change meaning in causative change of state verbs. Participants were required to give an acceptability rate of perfective sentences built with Mandarin monomorphemic verbs conveying a state change meaning for zero-result non-culminating events. The results reveal that it was easy to accept non-culminating construals (NC) of result-state oriented activity verbs, while also possible for causative accomplishment verbs. The NC acceptability rate for these two categories of verbs presents a significant decline. On the other hand, gradable and ungradable verbs lead to NC with an inconspicuous decline. The findings of this study prove the different lexicalization patterns of state change in Mandarin monomorphemic verbs and shed light on how they lead to different NC.

Keywords: state change; causative; lexicalization; non-culminating; accomplishment

[责任编辑 夏强]